

琉璃廠史話

王冶秋著



王冶秋 著

琉璃廠史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画：邵 宇

琉 璃 廠 史 話

王 冶 秋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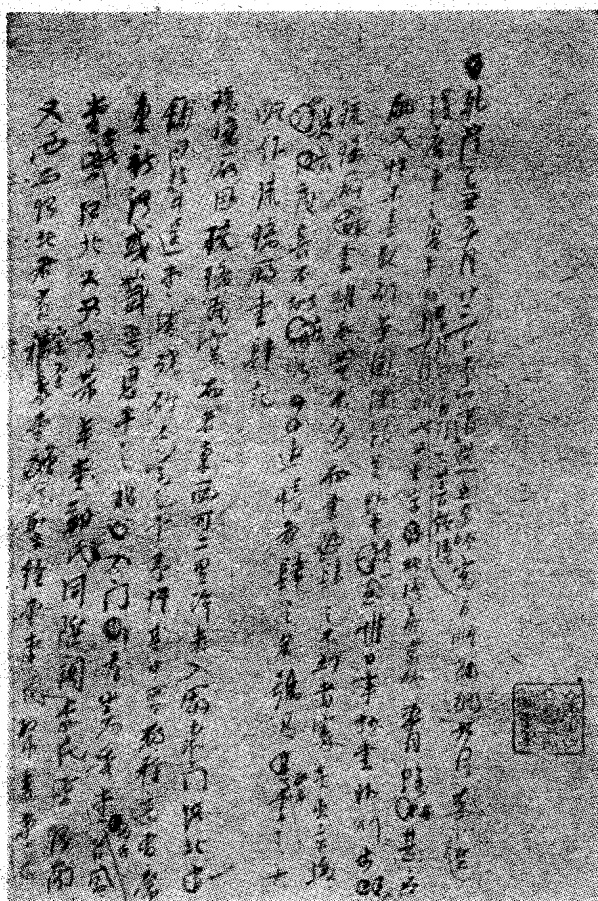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 \frac{1}{8}$ · 插頁 1 · 字數 27,000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620 定价(六) 0.25 元

統一書号 11002·358



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記》手稿本，約在一九三二年為山東圖書館購藏，王獻唐先生曾為之裝裱題跋，考出此稿本與鈔本刻本不同處約五十事。今藏山東省博物館。

目 次

- 一 辽代海王村——明代琉璃窑厂——
书摊、书肆——大明門和城隍庙
——清初慈仁寺。……………[1]
- 二 康熙时琉璃厂的小街市——新春厂
甸——《琉璃厂书肆記》——四庫开
館——挾书买醉——朝鮮友人柳得
恭与罗两峰——“莫典春衣又买书”
——文物聚散流傳——专业与专
才。……………[14]
- 三 《琉璃厂书肆后記》——从“甲午”到
“辛亥”——帝国主义者的掠夺——
古玩业的恶性发展——珍本秘籍，
浮海而去。……………[30]

四 《琉璃厂书肆三記》——一場官司
——坊刻本——“七七事变”以后
——好景不长，論斤称售——解放
后的新生——供不应求——《中国
板刻图书源流》——有待于《琉璃厂
书肆四記》。.....[49]

后記.....[63]

—
辽代海王村——明代琉璃窑厂
——书摊、书肆——大明门和
城隍庙——清初慈仁寺。

当公元一七七〇年，即清乾隆三十五年^①的时候，当时的工部郎中孟澐于琉璃窑厂取土处发现了辽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葬，墓志上记载着李内贞于“保宁十年（公元九七八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这个墓志当时没有拓本，只录出了铭文，又马上在移葬的时候埋掉了。许多有关北京风土文物的书籍，多著录这个发现，可是由于互相引征的关系，年代和铭文常有错误或简繁不一。当以乾隆年间钱大昕所作《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及

① 笔记中有作乾隆三年（《醉乡瑣志》、《旧京瑣记》），有作乾隆中（《天咫偶闻》）。

为此墓写了《改葬故辽李公墓記》的大兴朱筠两人的記載为最詳尽。盖此墓发现后十余日錢大昕即得知，欲去椎拓碑文，可惜碑已埋掉，他所說孟澐曾让人“抄写一通”，于是索来讀后，写了記此事的文章；朱筠則是一年（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以后由于孟澐的請求，为改葬的李内貞墓写了墓志的。

这个改葬的墓，錢說在“故兆东二十步”，朱說“迁骨于高阜大树之左坎，环以石，石复之，向南起冢，建志石于前。”总之，改葬的地方就在原来的葬地不远，将来可能重新发现的。

錢、朱两人所記的碑文，也多不同之处，互校以后，录出全文如下，或較原志相差不远了。

“大辽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隴西李公，諱内貞，字吉美，媯人。后唐庄宗时举秀才，除授将仕郎，試秘书省校书郎，守雁門县主簿，次授蔚州兴唐县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丞，守媯州怀来县丞。大圣皇帝兵至，迎降，太祖一見器之，加朝散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嗣聖皇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故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牒蜡以公才識俱深，委寄權要，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知厅勾，次掇薊州刺史，次授都舉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嫠殷氏女，有三子；后嫠何氏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大夫。次子玉，燕京都廳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督監。次子珣，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次子璵，掇宣州觀察推官。”（見錢著《潛研堂文集》及朱著《笥河文集》）

乾隆时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和同时人署名“吟梅居士”的戴璐所作《藤蔭杂记》都记载了这事^①——这是关系琉璃厂一带历史的一件重要材料，可以考见当辽代的时候，这里还是城外郊区的一个小村落。

琉璃厂的海王村，至少在辽代已经叫这个地名。金代或名“海王庄”（见震钧：《天咫偶闻》，说见《金史·后妃传》）。目前的海王村公园旧址，可能就在这个村落遗址附近。若以辽太祖神册元年（公元九一六年）来计算，距今（公元一九六二年）已是一千零四十六年历史了。

元、明时期，这里逐渐成为琉璃窑厂。据有人考证，公元1277年以后元代官方就开始建筑了琉璃窑厂。

明代自永乐四年即公元一四〇六年起，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到了一四二〇年全部建筑完成，前后经历了十余年，一四二一年永乐即迁都北京。这一期间，使用了大批的琉璃瓦件，当时有大五厂

^① 《藤蔭杂记》作者当时官水部，与孟澐相识，并曾看到挖出李内贞墓葬的案卷。

即：“神木厂”“大木厂”“黑窑厂”“琉璃厂”“台基厂”。^①琉璃厂是烧造琉璃瓦件的，陶然亭附近的黑窑厂是烧造板瓦和条砖的。现在故宫中残余明代建筑及北京少数明代寺庙还可以看到当时烧造的黑色的和黄、碧等色的琉璃瓦件以及形制很大的砖瓦。

这里原来有河道可通西山，烧造琉璃瓦件的一些原料，多赖水道运输。清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中说道：

“盖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经脉流通。”

由于原来有河道，又加上烧窑取土，窑厂附近常常形成许多坑洼的地方，就成了所谓“窑坑”。交通来往，非有桥梁不可。所以琉璃厂附近许多地名多有“桥”字，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都市发展，

① 大五厂，后来都称五大厂，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方砖厂、细瓦厂、琉璃厂、亮瓦厂、黑窑厂。当以明代有关资料为可信。

就逐步填平，形成街市。現在到琉璃廠一看，全無痕迹了。

明代的琉璃廠，只是為皇家燒造琉璃瓦件的地方，占地很廣。附近人煙似很稀少，樹木很多，河流、水池，高阜、下洼，完全是一片郊野的景色。在明代人的著作里，如萬曆時沈榜編輯的《宛署雜記》，蔣一葵所著《長安客話》，崇禎時劉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都沒有說到琉璃廠成為街市，因為那時這裡只是一個窯廠，既不是著名風景名勝區域，更不是“文化街市”。《帝京景物略》中雖說到“琉璃廠店”，那只是新春在窯廠門外出售廠中所作的盛朱魚的“琉璃瓶”及“倒拔氣”等兒童玩具。

明末吳梅村曾咏及琉璃廠，也只是描述着琉璃燒造的器物及安裝的情形：

“琉璃舊廠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風吻，絳繩扶上廣寒梯。”

《倚琴閣雜鈔》中有以下記載：

“琉璃廠瓦有黃碧二種，明代各廠，俱有內官司之，殿瓦之外，所置一曰魚瓶，貯紅魚，

杂翠藻于中；一曰琉璃片，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炼成，嵌入窗戶；一曰葫芦，大或者徑尺，其色紫者居多；一曰响葫芦，小儿口衔，嘘吸成声；俗名倒拔气；一曰铁馬，悬之檐以受風戛者也。”

由此可見当时琉璃厂除了燒造瓦件以外，还燒造其他琉璃器物和儿童玩具。

清代大兴潘荣陛于乾隆二十三年所写的《帝京岁时記胜》，是一本文辞并茂的书，其中有“琉璃厂甸”条，可以看出当时情况：

“琉璃厂在正阳門外之西，厂制：东三門，西一門，街长里許，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樓門上为瞻云閣，即窑厂之正門也。厂內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濃蔭万态，烟水一法。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

从上述明、清人的著作中，可以想見明代琉璃厂正如我們前些年看到北京东郊六里屯或麦子店一带窑厂的情况，不过这座琉璃厂的本身身价高貴，并有工部的駐厂监督所謂“官署”在那里，当較

民窰闊綽得多了。

明代書籍、古玩等在市上出售，據明萬历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集》中所述：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于場前；每花朝后三日，則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于城隍廟中。灯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灯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帝京景物略》中，有“城隍廟市”一條，其中所說與胡應麟所述一致，可見萬历至崇禎期間，無什變化。如：

“京師市各時日：朝前市者，大明門之左右，日日市，古居賈者也；……城隍廟市，月朔、望、念五日，東彌教坊，西逮廟墀廡，列肆三里。圖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匱鏡之曰秦漢，書畫之曰唐宋，珠寶、象玉、珍錯、綾錦之曰滇、粵、閩、楚、吳、越者集。……市之日族族：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乎廟者一。廟建自永樂初，正統中重修。洪武初，神有封

号，曰：监察司民城隍显佑公，今称都城隍之神。……庙有石刻‘北平府’三字，字径尺，半埋土中。”

这里所说的“大明門之左右”的“居賈”，实际上是搭盖的簡易的棚房，是常年每日营业的座商。近見中国历史博物館所藏明代《皇都积胜图》，所繪为万历以前“皇都”内外情况。那时在大明門左右还是地摊及摆在桌子上的摊販，其中就有卖书籍、字画、古玩的。后来的“居賈”想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而每月只开三天的“市”，则为“城隍庙市”，这个城隍庙，即为“都城隍庙”，为明永乐中所建。在现在的西城复兴門附近。过去这条街就叫“都城隍庙街”，后来有一陣北京城的街道乱改了一下名字，就把它改为“城方街”了。同把“羊尾巴胡同”改为“羊溢宾胡同”是一样的。

由此可見，明代的北京书鋪及流动书摊，即在大明門左右，以及考場前面，灯市，城隍庙的一些地方。

到了清代初年，类似这种“市”，改在現在宣武

門下斜街的慈仁寺。這是明成化年間，“周太后”為她一個出家弟弟吉祥建的寺院。廟子很大，當時有几百和尚，几百頃庄田。清初有些文人學士常在這裡借居。如康熙七年的時候，顧炎武就在這裡住過。李因篤答顧的贈詩中有云：

“憶折前津柳，同炊古寺羹。”

自注中說：

“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予先別去。”

劉體仁、高珩等人也都在這住過。廟里有兩棵古松，相傳為金、元時舊物，後來老樹死了，又補種了新的。故又稱“古雙松寺”。清初詩人題咏很多。附近原有遼金（一作元）時所建的報國寺，改建為慈仁寺後，當地人仍叫報國寺，故又並稱“報國慈仁寺”。

清初王漁洋在他的《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等書中常有記他在慈仁寺購書的情況。如：

“己亥（按指順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于慈仁市見‘客氏拜’三字名刺，朱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見《池北偶談》）

此事亦見孫國枚《燕都游覽志》，說是寶應朱國禎克生得到這個“名刺”以後，“友人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勝詔旨遠矣。”蓋客氏為熹宗的乳母，與魏忠賢通，相濟為惡，勢力極大。

又如：

“官都二十餘載，俸錢之入，盡以買書。嘗冬日過慈仁寺市，見孔安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傳通解》，荀悅、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侵晨往索，已為他人所有。歸來惓惓不可釋，病臥旬日始起。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何如？自知玩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我子孫知之。朱翰林竹垞，嘗為予作《池北書庫記》。”（見《居易錄》）

又說：

“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只五六，往時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見《香祖筆記》）

他又有在《古夫于亭雜錄》中說過，以後并傳為佳話的故事：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